

吴亮 著

我的罗陀斯

上海七十年代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我的罗陀斯

——上海七十年代

吴亮 著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罗陀斯:上海七十年代/吴亮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
ISBN 978-7-02-008682-5

I. ①我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30544 号

责任编辑 王培元
装帧设计 洪 磊 何 婷
责任校对 王玉川
责任印制 史 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76 千字
开 本 640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 17 插页 3
印 数 1—20000
版 次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682-5
定 价 29.00 元

目 录

1 不觉恍恍已隔世

我的阅读究竟应该从何时算起,这个问题一直让我迷惑。我经常 would 回想起我许多年前曾经看过的某本书,褪色的封面,扉页上的签名,作者肖像,某一句句子,甚至整整一个段落,它们历历在目……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,然后不断修改我的记忆,书的故事,那些书的主人,还有对来历不明的书的悬疑,对书的依赖,爱,贪婪,不屑,感激,厌烦,以及书对我的持久诱惑。每一次,我都赋予了它不同的解释、引申、曲解、错置,直至张冠李戴。我常常失忆,记不住书上的观点,我已把我的观点分别储存在不同的书里了。

1

2 为了逃避

一九七六年之前的匮乏生活,它在当初对我曾意味着什么?日子一天天流水般过去,我身外的世界并不属于我,它不是我要的,它强加给我,强加给所有的人。我每天筋疲力尽回家,仍然手不释卷,读书不是为求知的饥渴,而是为逃避的饥渴。我隔三岔五混病假,为此我熟练地学会了欺骗医生(发烧,心动过速,皆拿手好戏),病假条一到手,就是我给自己偷来的假期。

14

3 没有地址的信

为什么这里的文艺青年撑死出了一个磕磕巴巴的姚文元，工人阶级撑死出一个土里土气的王洪文（跟王洪文一起混出来的王秀珍陈阿大之流更等而下之），却永远不会出现赫鲁晓夫或瓦文萨？说到这里又不得不重提《参考消息》——即使篇幅如此有限地转载《真理报》或《消息报》的新闻评论，即便色厉内荏，即便强词夺理，新沙皇的御用喉舌都远远比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的笔杆子写得有文采。文学也是，《青春之歌》与老大哥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怎么比，太小儿科了。现在更是每况愈下，梁效罗思鼎石一歌一蟹不如一蟹，装腔作势瞎七搭八，迟早要变成笑话……

25

4 风中的手指

那个情景招之即来，像停格的记忆：长乐路米店门口，街沿晾晒着横七竖八的面粉袋，露天书摊的挡雨油布篷上头停息了几只麻雀，酒糟鼻子疑似瞌睡了吗（这精明的老头是个将一本连环画拆为两本出租牟取暴利的高手）？形状各异的小竹椅板凳，我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看书，少年时期的幸福一刻，彼时大动荡还没有降临，清平世界朗朗乾坤，一座安静朴素的城，一座马路上极少有车辆驶过的城，物欲低下，衣着简陋，头脑单纯，现实对我还没有打开它的沉重大门，那些亦古亦今的连环画，推陈出新，在某个、许多个午后，就如此成了我的幻想之源……

36

5 慵懒的爱情

我想象我和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是同代人,我为之撰稿的应该是《祖国纪事》而绝不会是什么小儿科《学习与批判》与《朝霞》。在如此漫长的七十年代,我身边从未出现过奥尔迦、露丝或娜塔丽娅(《罗亭》中的女主角)那样的女孩,哪怕稍稍有一点点她们的影子!我既不投稿,也不写情书,我不知道我会写什么,我没有机会了解我自己;我能写的只有批判,只有表态,只有舆论一律的重复,只有揣摩领袖的意图,可这一切全不是我要的;即便沙皇时代,即便别林斯基文章也被删改,别林斯基赫尔岑还是出现了,这些人物永远不会在此地出现,这里没有十二月党人,没有《祖国纪事》,没有西伯利亚的冰雪与矿井,但这里有黄浦江畔杨树浦路上的“提篮桥”……

47

6 天空之下

最后能持续吸引我的文具店是“老胡开文”,坐落在淮海路淡水路东北角的那一家,门面不大,门前梧桐浓荫蔽日,店堂里就两个售货员,也卖普通文具,品种单一,生意很清淡,小孩子都不来嘛!不过,“老胡开文”的魅力在于,它是针对老派人的,纸笔砚墨,信笺印泥,镇纸图章……看不懂,不敢问,鼻子贴着柜台,哈了玻璃台面一圈水蒸气。七十年代认识了管平雄与韩煜,识货了,再逛福州路,方知当年看到的那些“物件”无非叫青田、印钮、尺牍、水洗、徽墨、毛边纸、生宣熟宣、北尾大狼毫……

58

7 天涯若比邻

一九七二年初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来上海之前，厂里支部书记传达中央文件精神，要求“我们”对“美帝国主义头子”的态度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：有理、有利、有节，不卑不亢，待之有礼，十四字方针。那天晚上全厂开会气氛热烈，干部群众一块抽烟，会议室烟雾缭绕，书记笑话不断，美国赤佬要来了！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似乎产生了一种主人翁般的莫名幻觉，好像尼克松上门来乞求我们一点什么似的……

69

8 为了夭折的美好理想

傍晚，我在淮海路沧浪亭酒楼二楼遇见母校的音乐老师沈世雄，他靠窗而坐，一瓶加饭酒，几碟菜，正悠闲地自斟自饮哪。我叫他，“沈老师！”他抬起头，怔怔地望着我，两眼一派茫然。哦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没关系，我是杨老师班上的呀，一班的，你教我们唱大合唱：“我有一个理想，一个美好的理想，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，要把农民当……”你背对我们跷着二郎腿一只手弹钢琴，时不时回过身，用另一只手来回打拍子，你细长的手指会突然在空中停住，多潇洒！

81

9 巴尔扎克之眼

就像《钢巴拉》教会了我恍然发现大街上的陌生女人，《高老头》、《贝姨》以及遍布巴尔扎克几乎所有小说的“物质化描写”，以

一种“命名”加“巡视”的并行方式教会了我如何观看我周围的一切，以惊奇的目光，重新打量我所居住之街区的混杂结构和琐碎细节，在那个死气沉沉的七十年代中期——虽然最高权力层的残酷政治斗争此消彼长，在上海，平时街头表面看去仿佛总是一片死寂（我直到九十年代初才看到的安东尼奥尼纪录片《中国》当年所摄下的那个样子远非是全部，尽管这些镜头很真实：单调枯索的街景，无个性的脸，空荡荡的星火日夜商店，技术落后的生产流水线，愚蠢的工厂班组学习，潮水般的自行车，针刺麻醉，石库门与曹阳新村……这不能怪安东尼奥尼，他哪有我熟悉中国和上海呢），但在这座城市的腹地、基层、内脏、小组、楼宇、陌巷、邻里、面具后、亲情间、内心深处，动物本性，一切能量无时无刻不在积蓄，在耗散，战斗与争夺此起彼伏，从来就未曾停止。

94

10 这里就是罗陀斯

上海就是我的罗陀斯。巴尔扎克在他的《人间喜剧》序言里所允诺的，百科全书式的风俗史，外省和私人生活研究，以消遣的方式，替代了我的直接观察。想想看，要不是巴尔扎克具有的强大磁力，我怎么会对我身边的鸡毛蒜皮发生兴趣！上海既是巴黎又是外省，帝国主义的十里洋场早已衰败，白天喧嚣夜晚寥落的南京路淮海路，百货大楼食品公司玻璃橱窗严严实实糊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大字报，传单纸屑随风飞舞，爬到培文公寓顶层往四面眺望，远近一片片灰蒙蒙的屋瓦灰蒙蒙的楼房轮廓，只有海关大钟继续屹立外滩，模模糊糊中，可以看见它尖耸的背影，我们等待它每一个小时奏响一次《东方红》，它准时在夜空里回荡，两次《东方红》之间是漫长的寂静，我们躲在露台抽烟，一闪一闪的，俄顷，从十六铺或

公平路码头方向传来几声黄浦江轮渡拉响的沉闷汽笛。

108

11 你轻轻漫步踏在我的身上

哥俩一边拨弄吉他，一边不无忧伤地唱着一支歌——我当时十六岁，后来才晓得这便是曾经流布甚广的《知青之歌》，一九七一年这支歌的作者已经关在监狱中——他们像那个老黑奴一样悲凉地唱道：“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，美丽的黄浦江畔是可爱的大上海我的家乡……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，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……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，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……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，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……”一曲未了，路灯之下，马路对面远远走来两个“拉三”打扮的女孩……

121

12 水晶之夜

炽热八月，北京红卫兵来了，革命升级了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，抄家如瘟疫般迅速蔓延，渔阳里搭起了舞台，石库门黑漆漆大门被洞开，高墙大院里的男女主人被驱赶出来，保养得很好的他们，斯文的，白净的，唯唯诺诺的他们，一个个，被戴上了纸糊的高帽，颤巍巍立在红木椅子上头，书在焚烧，皮鞋在焚烧，呢子大衣和织锦旗袍在焚烧，火烤炙他们，火照亮了他们破损的下巴和鼻子，女人的头发被铍斩断旗袍被撕破，男人的脸被墨涂黑……我已想不起他们是谁，当时我也不会想要去看清楚他们是谁，他们是资本家，是

牛鬼蛇神,我不认识他们,住在渔阳里的人我不认识,他们不会是我同学的父母,那些红卫兵我也不认识,其中有几个女红卫兵,凛凛然的目光和雄赳赳的军装,多年之后我在电影、芭蕾舞《红色娘子军》里重新看到这一幕……

136

13 后楼梯上的福尔摩斯

表哥擅长说鬼故事,尤其夏天纳凉,我们一群人,邻居男孩子们,也有几个女孩,坐在梧桐树荫底下恳求我表哥说。他起先不肯,支支吾吾地,卖关子吊胃口,均是他的拿手好戏。不一会儿,他总算答应了,他先胡诌一气,把一个我们已经听过几次的鬼故事斩头去尾,通常总是老一套,从一张照片、一片坟地说起,一个半夜蒙面的女人,医院太平间的灯光或一副盖着白布的担架,昨天的一个来访者,八年前已经去世……一番铺垫,一番悬念,表哥已被自己的瞎编乱造所感染。他入戏了,仿佛身临其境,我们这些小孩子,像受了催眠,伸长了脖子胆战心惊的,好像真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,正在发生,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,表哥先看到了,他嘴唇颤抖,眼神惊恐,紧紧盯住我们其中的某一个孩子看,喃喃地问:你们知道我看到了什么?你们知道我看到了什么?

150

14 锦灰堆与蔷薇花

北边长乐路,斜对过是克美医院,一幢正方形的三层楼房子;长乐路东首,重庆路近在咫尺,拐角坐落着长乐路第二小学,和一

个很小的操场；往西，锦江饭店方向，过了成都南路可以看到一道高墙，那幢灰色大楼就是我八十年代末一度在它黑漆漆的四楼446室上班的上海社会科学院，原来的震旦女中。我家天井朝南，推门出去就是四通八达的弄巷，通淮海中路……那儿是我与邻居同学玩耍的聚散地，少年时代的迷宫与羽毛球场，我们做了坏事之后迅速逃离的最佳路线……一九六六年底的一个风高月黑夜，小弟随身携带手电，我们一前一后，以长乐路墙根下的垃圾箱为跳板，攀越过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围墙，潜入底楼的阅览室和图书库。

161

15 陌生的国度

一九七六年五月上旬我去了一趟柳州和桂林，以看望同学沈礼生的名义游山玩水，结果被两地公安局眼线视为秘密串联，所幸我事后才知道我一到柳州西江造船厂就被密派全程跟踪，不然我俩的玩兴就让他们给彻底搅了，这帮扫帚星……火车上午从上海站出发，到达柳州已经是第二天黄昏，中间火车停靠了几十个大小站头，加水加煤换车头，我喜欢看沿途风景，宜人的风景，或满目疮痍的风景，它们对我，似乎都是陌生的国度，我属于它，又不属于它。

172

16 失乐园

我从家里未被抄走的书籍中寻找一切有关男女奥秘的内容，为了解身体之需，自己的，和别人的。我的收获有限，一册五十年代的《苏联妇婴保健》，夹杂在《中国妇女》或《大众卫生》中的两性知识与

图片,零散而不成系统,如缺损的拼图,照样是窥探与想象的触媒。每次翻找到那些直白的文字,形象呆板的图解,言外之意和图外之遐想就汹涌溢出,旋即眩晕与鼓荡。我发现了一个躲藏在书缝里的巨大秘密,无论行文怎样刻板严肃,它们的背后,那些无字之处,则是发烫的场景,激扬起我纵情窥探的渴望——这绝不是什么浪漫诗意的窥探,而是关于身体,尤其是关于女人身体的窥探,一个既在身边又如此遥远的女人世界,令我讶异又骤然心跳……

183

17 仰望星空

一九六五年的一个夏夜,我躺在那儿看天空,繁密的星空将我笼罩,大草坪很大,除了浩渺的星空,周围的纳凉者都不在我的视野中,那是多么大的天空啊!慢慢地,纳凉者们的嗡嗡说话声就听不见了,我好像脱离了地面漂浮到了半空……那年我十岁,这个暑期结束后就要升小学四年级了。……那些我所看见的星星,与我之间的距离是一片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虚空,可是我确实看见了它们!我突然害怕了……

194

18 曙光

那些日子父亲很有些兴奋,他说形势看起来要“解冻”了,和当年苏联的“解冻”非常像,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,五十年代末爱伦堡回忆录和肖洛霍夫《一个人的遭遇》都出来了,文学开头炮,讲不定没多久中国文学也会是那个样子,写右派

遭遇，五七年作家发牢骚去劳改的右派太多了……七十年代末，我对苏联文学已不感兴趣（除了索尔仁尼琴），不论解冻还是不解冻，父亲一辈人的记忆不是我的记忆，是啊，正如我的记忆也不可能是下一代的记忆……每一个人，每一代人，每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都是过眼烟云，但历史并非只有一部，我要毫不迟疑地写下我的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并不属于叱咤风云的大人物，在那些被消灭、被抹去、被忽略与被压制的无数渺小个人的内心记忆中，历史完全是另一个面貌：我的亲人与同伴，我的步伐，我的目光，我的颤抖，我的渴念，我被迫说的谎言，我的秘密等待，以及我那些一直没有机会发出的声音……我的罗陀斯就这样走向了尾声……

205

后记

《我的罗陀斯》，一本回忆录，说不定它将是我多卷回忆录的第一卷，或其中之一……在写作《我的罗陀斯》的整个过程中，我运用了多种叙述形式，而在它们的背后，则是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强劲动力，它居然如我所愿地持续到最后一章……将近两年了，几乎每月中旬，少则三五天，多则一个星期，我沉浸在我的七十年代。那真是一种奇妙的经验，一个如期到来的幽灵，一波接一波的回声，恢弘庞大的幕布，无以名状的渺小面孔，沙一般的生命与沙一般的书籍，它们汹涌而出它们的字迹难以辨认。

220

1 不觉恍恍已隔世

人对他自己感到迷惑，他无法学会忘记，而总是留恋于过去，不管他此刻看见了什么，那往事的锁链总跟着他。真是奇怪，曾经存在而又消逝的那些时刻，前后两渺茫的那一时刻，就像幽灵一样又回来打扰此后的平静！

——尼采

我的阅读究竟应该从何时算起，这个问题一直让我迷惑。我经常会回想起我许多年前曾经看过的某本书，褪色的封面，扉页上的签名，作者肖像，某一句句子，甚至整整一个段落，它们历历在目……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开端，很多次，那些幽灵般的书，从黑暗尽头浮现，模糊，

重叠,若有若无,由远而近,慢慢变清晰了,等回过神,它们又不见了踪影。

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,然后不断修改我的记忆,书的故事,那些书的主人,还有对来历不明的书的悬疑,对书的依赖,爱,贪婪,不屑,感激,厌烦,以及书对我的持久诱惑。每一次,我都赋予了它不同的解释、引申、曲解、错置,直至张冠李戴。我常常失忆,记不住书上的观点,我已把我的观点分别储存在不同的书里了。

现在,我将要在这里回忆的第一本书,肯定不是我有生以来接触的第一本书,不过,这个问题的确非常有趣:谁能记得起他识字以后所阅读的第一本书呢(反正我是记不起来了),识字课本不算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智利总统阿连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小学识字课本。作为一位学医出身的民选总统,这个回答朴素极了,当然也许还别有意味:它似乎仅仅隐喻了教育普及、个人启蒙、机会均等,却提防了经由一个小小的即兴回答,而泄露出(或被记者解读成)一位兼受下层民众拥戴与金融寡头反对的社会主义总统的信仰、趣味及主义。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皮诺切特发动政变,阿连德在总统府自杀,他手持冲锋枪,枪托上镶嵌着黄金,那是卡斯特罗赠送给他的礼物。

当年的《参考消息》刊登了这条新闻。《参考消息》,一份发行到县处级干部的内部小报(我的一位同学家里有,我可以看到过期的),共四版,国外消息的惟一来源,对另一个世界的窥孔,除了从中获知新华社从来不报道的重大国际新闻(比如波兰格但斯克船厂罢工、西德击败荷兰获得一九七四年世界杯冠军)及风云人物(比如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、拳王阿里或肯尼迪遗孀杰奎琳),不一样的新闻立场、修辞与价值观更是吸引了我,这些经过官方审慎删节与过滤的残篇断章,虽不过九牛一毛,照样对我影响至深,在

我的少年时代就让我早早中了毒。

幸好那个时候我已懂得如何避开危险，林彪事件之后，除毛泽东一人将永远正确，没有什么人可以保证不被打倒。面对现实，麻木不仁绝非我的选择，而是别无选择，它实属自然本能——夹紧尾巴、慎言、不出头，身体混居在群体里，惟有思想躲藏于身体内部，不招人注意，不与他人交流，顶多以日常牢骚的方式，适度地在某一私人场合，人云亦云，发表几句消极无望的感想。现实根本不容许人们自行讨论，何况人们在当时也根本不具备讨论现实的能力；而一旦居然有人自以为拥有这种能力，再加上过于天真和鲁莽，为了所谓真理妄图挑战现实，其结果无不被扼杀在襁褓之中。除非你可以忍受将思想与独立判断的能力深深地隐藏起来，永不公开示人。反之，你的结局必定是致命的。

一九七一年我十六岁，九月底，林彪坠机温都尔汗的传闻不脛而走，同时我被分配到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一家小厂（最早它叫“静安区饮食公司红旗机修厂”，与原上海美术馆毗邻）。珍宝岛事件过去虽已两年多，中苏边境局势依然紧张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，我进厂干的第一份活是参加挖防空洞。这是不计成本、不讲质量，也没法制定进度的全民战备任务（土法制作的砖坯一垛一垛垒得满街满巷）。厂里原有的生产基本停顿了，防空洞工地就在仅一墙之隔的美术馆花园里，草坪树木统统毫不怜惜地被掘开，中央赫然一个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的窟窿。挖掘进度缓慢，厂里以前没人干过这个，排水沟里的地下水源源不断地渗出，南北两台抽水机也噗噗永不停息。我们手持铁锹站在大窟窿周围，深秋的阳光有气无力，老工人们说笑话，抽烟，我也跟着磨洋工；一到下雨，大家就躲进美术馆的底层办公室避雨，我不太喜欢同我还不熟悉的工友闲聊（彼时上海的工人老师傅管这种被北京人称为“侃大山”的闲聊一律叫作“嘎三胡”，至今我不知它的出处），秋冬

时节江南阴雨绵绵，歇工机会多，后来我就在工作棉衣里揣本易携带的小册子，每逢下雨便偷偷找个角落，拉把皮椅子掏出书（美术馆房间很多，民国时期遗留下的老家具随处可见），那时我常看的一本是——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看《共产党宣言》肯定不会有麻烦，却免不了招惹异样的目光，这先放一放以后再说。一九七一年，我们能公开阅读一些什么书？也许还有孤独的鲁迅，举国上下，肃穆而空荡的新华书店，红色烫字精装平装的毛泽东著作，素白封面的单行本《野草》、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和《华盖集》，加上橘黄色带侧面头像的马恩列斯全集，呈三足鼎立之势。我对鲁迅的看法有过多次反复，这是我的个人趣味问题，不关鲁迅的事。不过真实的情况是：一九七一年，我对鲁迅还没有太大感觉，尽管在这三足鼎立当中，他老人家排在马恩列斯之后（这个排序很符合他们在我心里的位置，马克思第一，依次类推，斯大林最差，我只读过他的《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》和《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》，他的文字最无才华，干巴巴的），毛泽东则屈居三足之末（现在我可以说了，一个曾经多么狂妄的思想！），其中缘由，也容我以后有时间细谈。

那时候，我一度羡慕斯大林的胡子，两角上翘，还有他的大元帅服，真是神气十足，瞧他胸前的那一堆堆闪烁的勋章！相反，马克思的浓密大胡子有点儿过分，没法看见他的嘴唇，恩格斯也是。回想起来，在我少年时代就让我对社会主义理论发生浓厚兴趣的，相当程度上居然源自这四位外国美男子，两个俄国人（后来知道里面有一个格鲁吉亚人），两个德国人（后来知道里面有一个犹太人），最初正是他们的巨幅图像诱惑了我。经历了震惊与迷雾笼罩的一九七一年之后，有关四位外国美男子的经历、论述、书信、传记和电影，陆陆续续，转移了我对眼前不可触及之问题的注意力，进而替换并洞穿了晦暗的中国现实与中国历史，许多年里，持续吸引我的不仅仅是马恩列斯各自的理论（我